



躰
畀
録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
4





輟耕錄卷第十

御史五常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
 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
 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
 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
 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
 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
 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

官倉入粟

輟耕錄

第十卷

文庫 III
 D 8
 4



柳田泉文庫

010190548169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入粟六石六斗六合以應百蓋國家初無定制
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合
之意耳

食物相反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
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
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
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
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

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
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先輩諧謔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
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
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
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
方為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馬判

馮公士啓夢弼嘗言為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日嘗因

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為亦閉目搖手弗答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鼻既而各上馬比驛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太膽若是耶公問此為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太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而聰敏有目者相之曰此子當為神仙宗伯太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

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
 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
 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
 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
 慾莫生之情反和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
 豎馬圍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
 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
 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
 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
 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

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
 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
 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願窮理道冲德著
 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爰棲巖谷藏身
 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
 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
 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
 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
 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

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十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知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

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秦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

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
顏色樵頓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
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
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
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久違兩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
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睡底定來從去
背實力率之故然又逸暫勞莫心服而後已於是載

揚威德畧駐軍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
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
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遥爰答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
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
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
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
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曰問道以回紇叛親征
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太略答
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清淨之理上

說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太宗師
 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
 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
 八十至元己巳正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
 演道主教真人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
 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
 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既
 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墻壁上
 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
 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

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
 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听真人真
 知道哉

南池鼃

宋李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
 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
 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二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鴈子

城下池曰濠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克積用鴈子甚佳王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骨鴈兒又新

趨辦官錢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為償府判王某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為計則命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贖納官鬼妾馬不肯輩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匆匆去鴛鴦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為娼者天之報施一何捷也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名畫寶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下休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斬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彞亦在
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
後遭發掘獨此彞獲存

鑿糟

俗語以不潔為鑿糟按霍去病傳鑿皋蘭下注以世俗
謂盡死殺人為鑿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投徒以養母
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各人士多與之遊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象

天下雲擾所在悉瘡痍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
乙未秋杭破遄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
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覬視虛實又將流毒
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
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汚君激怒填膺指
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
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
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
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
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

所往來者擊鮮飲醲酣咏叫嘯以為娛樂雖戶外上官坐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為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為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眾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為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

安張某萬戶闔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搗殺之初甚秘守闈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

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入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旣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巾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

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矢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椀椀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蒼子路行三軍之間夫邁卑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

中則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
眊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為國大臣
坐鎮四省百官廢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
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
醜作為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
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
不思消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
害思良為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
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藥婆穩婆也蓋與二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
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
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卻子曰克於先大夫無
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國字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
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

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夔夔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為首先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自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纏足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冷宵娘以帛繞脚
 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宵娘作也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
 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為者為耻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
 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
 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冠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淫之三

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
 躍以長竿絡釣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
 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
 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
 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
 如此

鎖陽

韃靼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父之發起如笋
 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
 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

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克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輓各論三卦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三時之諛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輓輓象曰傳于輓輓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

六書故云輓輓之速

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椰榆之象曰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宋即有非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各卦文配之曰各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各鄙嗇也利居閒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一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太恩

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
 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
 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大吝君子吉小
 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
 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
 朋來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
 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
 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無咎也小
 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
 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

也近扶風馬文璧 苑 又作諷對曰諷貞亨初吉終凶
 利見小人不利於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
 言諷或庶幾也終凶諷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
 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諷君子以
 求名于祿初九諷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諷又誰
 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象聽也
 六三來其諷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諷民取則也享其
 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
 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諷王用
 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諷受徵不羞

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
編不巳四方欲殺之象曰莽編衆怒殺之何過也右
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烏蛋戶

廣東采珠之人懸繩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繩
船上人挈出之葬于鼉鼉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
司名曰烏蛋戶蛋音但仁宗登極特旨故免時敬公
戴卿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
東帥府抄真烏蛋戶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
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

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
之明

重臺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
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
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且為卿雞鳴為士
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
日昃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
公七年天有牛日人有牛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太
夫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

至車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輟耕錄卷第十

輟耕錄卷第十一

寫像秘訣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生即俚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暹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遠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惟貌人

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
 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
 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
 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
 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
 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
 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
 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

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
 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
 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
 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惟
 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二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
 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
 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臘脂則三朱
 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燕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
黃老青各一點粉薄鼻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
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
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燕脂慕

鼻色紅燕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鬚色黑者依鬚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
用

手指甲先用燕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燕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撥絹則
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燕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燕脂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

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
 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
 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
 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上黃標合○艾褐用粉入
 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
 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
 入藤黃臘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臘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
 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

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
 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
 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
 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標墨
 入少土黃合○瓊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
 臘脂合○雅青用蘇青靛螺青單○鼠毛褐用土
 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

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為主入少
 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瓊綾
 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
 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檀用粉土黃合○
 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鞢用煙墨標○
 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
 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臘脂合○其餘一一不能
 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
 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

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
 削粉石榴顆綿臘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
 墨臘脂合

相地理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可之
 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為宜帝王居之人
 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
 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
 之主山也

狎娼遭毒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吏時督運至臬沾狎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闌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為後人戒

夢

應之紹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為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

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丁中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計其母若弟於海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為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

也爲其妻妬遂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律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釋

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尋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罪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三束之理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村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聞不包相特至廳事

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女奴義烈

孕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孕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往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孕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

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余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寇爭奪之竟又欲犯余那身余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性王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余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

為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即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迅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號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父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先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譏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為壽忽見北窓外梅花一枝盛開人

皆以為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雷雪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為之隄黑平生所未見據一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識與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
盎傳以不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其
齊書祖瑒高元海奏瑒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
交結瑒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西皮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
馬鞭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銜
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為之事見因語
錄

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醴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
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
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
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
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
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
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瀕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為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為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頰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

之必活頰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頰劍劍纔及頰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入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駟儉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

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墓屍如生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為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放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為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末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

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父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匄鉤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父年乾涸陰毒疑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西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賢孝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襪段製袍為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為油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往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爾母陽為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入咸以此為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馬今萬戶有姓者

而亦曰袍其母豈達觀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繫曰袍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史記帝三

父馬記平準書

毳布西胡

香物物婦女歸也

藏魚說文

清室獄也史

貌糖後漢

令草宜男花也

毛席西域

竹練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說文

練香和香也李賀詩

南威橄欖也

石密櫻桃也

木蜜棗子也

雜醖合香也通

脂炬燭也

竹胎荀也

調香和香也

毛布襦也詩

獵碣石鼓曰

玉窪酒器也

挾日從甲至甲

挾辰辰十二辰自子至

丹若石榴也

金鏡刺肉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幹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鬻肉將入口門外

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
比回無有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
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
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
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猶來偷肉故帶
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
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
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
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二月餘
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
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白米價等有貧力人則得
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草家糠餅
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
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
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
十六七軍旣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大半病
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黠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偽稱誠主國號天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禮元鑿字各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貴當作

阿瘡瘡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失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解救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海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

後附錄

第十一卷

遼海類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夫婦死孝

杜陽父友開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間浙右苗荒米價騰踊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平肉兒肉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輟耕錄卷第十一

輟耕錄卷第十二

園池記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
 讀之往往昧其句讀況義平故韓文公謂其文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記則誠然矣宋王晟劉忱嘗
 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灤陽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
 句分字析詞理煥然因書其記傳其句讀以便披覽
 云有未解者又須觀全註可也點法。為句。為讀
 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為守○守去聲理所○理所去聲稟參○參切實沈
 分○分去聲氣畜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思去聲晉

輟耕錄

第十二卷

韓魏之相剝削。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今無磽交
 切雜擾。宜。得地形勝馮水施法。豈新田又最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害時
 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緬音
 疑也緬孤顛。阿偃上苦下切玄武踞。守居割有
 疑作緬。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
 腔暴三丈。餘。或屬上句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洞
 漣。虹蜺雄雌。穹鞠覩屬。時礙恨切烏坻音
 淹淹委委。平聲莎靡縵。半切蘿蕃翠蔓紅刺相拂綴。

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晬。雖遂切思。西
 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補各切立。萬力千氣。
 底音發。璣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
 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鬪。黃帑。於元切累力追切珠。
 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縹緗上切白豹玄班。飲距
 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音曰槐
 有槐負。虛器切護。霽鬱蔭後頤。渠決決綠池西
 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音騫
 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青官士。擁
 列與槐朋友。嶸。鈕銜切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

刮級面西。異隅疑作間。黃原玦天。分水鈎帶。白言謁。行且良間。遠岡青紫。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去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塘。遵瀕西。潁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奴巧切收窮。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徒計切捩刀計切蹴墉。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恠。嬭蛟龍鈎牽。寶龜靈廳薄猛切。文文章章。陰呼合切墊都念切。歆呼括切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酥音灰

原。開哈呼來切。儲。虛明茫茫。鬼眼頤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翠鷺。偈彌音池豪渠。憎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鳥外切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份。水翠披。唧唧虛郭切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音勢日卯西日或作自樵途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婉魚毀切。絢化。大小亭餌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啤乘墉。如連山群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寶墉。為或作其池溝沼渠濕滾音叢潏終出。汨汨于筆切銜銜畦

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士悍。水沮預切將。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文菓枝香。碗麗麗音補建。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音補建者。池由於煬。及當作者雅文安薛雅裴發土。築臺為拒。幾平聲附於汚官。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漑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官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見一本

亦註解者不著姓名所分句讀與前畧有不同處併附于此絳。即東雍為守理所作一世說。土田。士人。宜。得地形勝。自將失墩窮華。啤緝孤顛。阿偈玄武。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破旁作一潭中。癸次木腔作一瀑三丈餘。作一子午梁。虹蜺雄雌穹鞠覩作一莎靡縵。南追軒井。陣。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一作。彘匿地。雷火。雷風。右胡人。鬚。黃幣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過。緇。白豹。玄班。飫距掌脾作一有槐負護霽。作一。鬱蔭。渠。

泱泱△綠池西△直南折蕪赴△擁列△與槐朋友
 △異隅間△白言謁行△旦良間△遠岡青紫△近
 △可四時合奇士△觀雲△風△霜△露△雨△雲
 △所為發生收斂△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
 瑤翻碧漱△正北曰風隄乘携左右△隄執北回
 股努帶披蹴塘△南楯楹△景恠燭△蛟龍鉤牽
 △烟漬靄聚△開哈儲△虛明茫茫△提鷗△絜鷺
 △嚶嚶千幅△迎引西東△日卯西樵途隄徑幽委
 ○蟲鳴聲○晝夜○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
 隄上○亭後前陴乘塘△如連山群峯△擁地高

下作一鑿高槽作一絕竇塘作一為此作池溝沼渠

瀑瀲每字汨汨街街△町畦阡陌每字間入汾作句

水祖宗族茂盛作一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

△麗絕地郡作一考其臺亭沼沚之增△後其能無

果有不補建者作一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誅

△此本多此字病并滷△生物瘠△引古沃澗作一人便幾

附於河渠作句

廁籌

今寺觀削木為籌置溷園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
 嗜酒淫泆肆行在暴難以楊惜為相使進廁籌然則

借所進者豈卽此與按說文廁清也從廁則聲韻初
 吏切間也雜也次也圍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
 水曰廁史記太倉公傳豎奉劍從王之廁汲黯傳衛
 青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
 邊據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
 廁溷也孟康曰廁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
 廁當從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夫武帝
 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溷而見之然漢文居灑
 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卽
 此推之則凡廁者皆取其在兩物間爲義又邳都傳

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
 非是溷圍他如劉安別傳謫守都廁三年莊子庚桑
 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以偃漆儀禮既夕禮
 甸人築圻坎隸人溫廁塞廁萬石君傳建取親中君
 廁踰身自澣洒注孟康曰廁行清踰行中受糞函也
 至於晉侯食麥脹如廁陷而卒趙襄子如廁執豫讓
 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噲等及如廁見相人金日磾
 如廁擒莽何羅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廁見鼠陶
 侃如廁見朱衣王敦如廁食棗劉寔誤入石崇廁郭
 璞被髮廁上劉李和廁上置香爐沈慶之夢函簿入

側中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鬼廟贖盟
孔悝於廁曹植戒露頂入廁之類則真溷園矣

拗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
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
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
慧散人之號袂一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
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嘗

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撰之
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
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
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
非到太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絢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波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穿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太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擦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臟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官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
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
玉罄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
秀不可留遂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徼視厚德君
子有間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郤鞞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

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簡拔取之則
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
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取還
之

奉母避難

秦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境
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弟
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妻
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為孝行所
感

匠官仁慈

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世榮郡人也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夫羅職在造作耳尚能知此而受民命之寄者則反貪墨苛慘惟以鞭朴立威為務哀哉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

語

文章政事

呂仲實先生思誠僉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三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入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買米於人室氏有各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

春衫辨早尉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一朝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十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

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龔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拽則奮而上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

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
一哉蓋圓則之運太氣舉之方儀之靜太水承之氣
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
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朏消於朏鬼而大小
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
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
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太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
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
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

相爲生成層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
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
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
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
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壑底
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
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
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
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
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

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母蹈夫觸險躡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搏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貞烈墓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冷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沒處李分兵待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卒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轄周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

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黃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為義兄第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

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
 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
 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
 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
 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飢寒我今賣汝與人
 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
 父母膝下比母仍似是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
 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
 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
 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

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携至獄
 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
 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
 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
 看君故也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
 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
 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斂就葬
 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為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
 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
 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

女終身誓不再娶

特健藥

墨藪載徐氏書記云平上齟齬之歲見有官中嘗觀先
 后閱書法數軸將榻以賜潘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
 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是太
 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
 跡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有十餘卷所
 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王女學間
 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
 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壁次

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
 丙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又踐虜庭無功於此徒
 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
 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
 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作者時有
 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雄逸云及考之書苑菁華
 特健藥作云特健藥恐是銀秤誤耳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
 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

人宮詞種得海棋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張道人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兇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張前行而殭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

實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陰德延壽

昔真州一巨商每歲販粥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荅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

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羸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叙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拔數日後乃產母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

忘哉商至杭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帝師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太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太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第177號

M 31^四